

黃淑珊

空餘念

盡。

你怎麼知道我來了？

你的眼睛老早花白了，耳朵也不靈，全身的關節裂裂作痛，消瘦的身體嶙嶙不振，捲在小床一角晝夜不分地昏睡。你整整兩天沒有吃過東西了，無論肉骨頭、牛肉丸或三文魚，撕成小塊送到嘴邊，你連

敷衍一下都不吃。身體不再需要食物，就是軍隊準備收兵了，我看見你那樣，已偷偷哭了幾遍。兩天前帶兩個小女孩去看你，把食物放在你面前，你起初不為所動，後來看見你輕輕把頭湊過去聞了一聞，我就趕快叫大女兒拿她正在啃的雞腿來，坐在你面前，大口大口地吃。我一邊對你說，嘩，笨笨，這雞腿好像還不錯呢，一邊把你碗裡的肉剝成小塊餵你，像哄



2018年5月，眼睛依依，日子已不多。

小孩那樣哄你吃。你算是吃了幾口雞腿和肉丸，喝了點湯，然後就一口也不肯再吃了，那亦是最後一頓飯了。前一天下午，我還替你修剪指甲，你一直朦朦朧朧的，也是最後一次了。5月13日母親節，我早上來看過你，餵了藥，打了點滴，你虛弱得連頭也抬不起來，原來都

是最後一次了。

你怎麼知道我來了？

我從電話聽到你的午夜悲鳴，馬上趕來陪你。有一次做完化療，你晚上反覆呻吟，發出低沉的嗚嗚聲，抱你去看醫生，吃了止痛藥你也熬過去了。但這次你不是在呻吟，而是在嚎叫，那聲音啞啞的、抖抖的，一聲一聲啣啣著痛苦和無奈，像是想掙脫甚麼，又像是要宣告

以。」又指指前面一個宅院道，「那就是李老師的故居，如今他老人家也成了大名人咧！」

她說的李老師便是書法家篆刻家李立，被他點評的是我們宣傳欄的美術字。嘻嘻，那都是在下我的手筆哦。記得當時我還問了一句：

「他講寫得還可以的是哪種字體？隸書還是魏碑？」口氣中不無得色。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但那時哪裡知道他是大書法家，只知道他在中學教美術，字寫得蠻好。

我問建平：「那唐主任家那個院子呢？也

變了名人故居？」

「那倒沒有，」建平道，指指拐角處一個院門，「吶，就是那個院子。莫看外面裝修得那樣漂亮，裡面倒沒怎麼變。要不要進去看看？」

我忙搖頭又擺手：「不要不要！」

腳下早不由分說徑自向那巷外的馬路一溜煙逃去，好像生怕走慢了一步就會被人抓回頭，回到那個拼命走也走不出去的恐怖時空。●

甚麼，或許黑夜的天空正打開一個缺口讓你穿越，或許你回望病榻上的刀光劍影，身體告訴你時候鳴金收兵了。

又或許，你是在叫我。

我進門時，你側身趴在大門口的地板上，媽媽在清理你的排泄物，你已經連頭也沒力氣轉了，但我清楚看見你搖了幾下尾巴。你知道我來了，對不對？謝謝你，讓我陪你這一程。

我坐在地上安撫你，你眼睛睜開的但已經沒神了，呼吸好重好慢。以前看見你受苦，我會輕輕跟你說，笨笨，很難受，是不是？不怕的，我們會好起來的，你也一直勇敢應戰，打了很多場勝仗。可是這個母親節的晚上，我的眼淚滴在地板上，滴在你雪白的毛上，聲音忍不住哽咽，小笨，你累了就睡吧，不怕的，我就在這裡。

你比一般比熊犬塊頭大，一身白色的鬃毛，圓圓的腦袋瓜，兩隻小耳朵走起路來晃呀晃的，就如你的名字，笨笨的，十分可愛，但教誰都一見鍾情的就是那雙黑溜溜的大眼睛。誰從天邊摘下兩顆圓渾晶瑩的黑瑪瑙，你便張開了眼睛，十七年來閃亮著一種最簡單、最純真的愛。來到今天，黑瑪瑙變成了黯淡混沌的玻璃，曾經明亮神氣的大眼睛現在游離渙散。以前每次都能從死亡的邊緣把你拉回來，你頑強不屈的生命力連醫生也不能相信，而事後你總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好像不明白為甚麼我要把你抱得那麼緊，但這次我抓不住你了。

我把你從地板抱到客廳中央為你放置的床褥上，好讓你躺得舒服一點。你的呼吸越來越沉重，良久才掙扎著呼一口氣。我托起你的頭時，你的嘴巴張開了一點，舌頭就掉了出來，垂在嘴邊，我怎麼也放不回你的嘴裡。後來我躺在沙發上，把你抱到我身上，希望我的呼

吸起伏可以帶給你一點安慰，但其實是誰在安慰誰呢？我沒有退路，死亡就是一切的結局，一個沒有回音的黑洞，把心愛的人和美好的事無情吞噬，再冷冷吐出一縷青煙，然後曾經實實在在握在手裡繫著心頭的就仿如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一筆勾銷。我沒有這麼接近過死亡，但這個半夜裡，我心裡沒有恐懼，只有萬分的不捨。我把你抱回床褥，然後坐在你旁邊，拍拍你，揉揉你的耳朵，又好像平時那樣用手指頭一根一根從頭到尾梳通你的毛。你躺在那裡，呼吸仍然沉重，但很安靜，沒有哼過一聲。這樣陪了你兩小時，那個初夏的深夜，安謐明淨，天地之間彷彿就只剩我倆，守候著。看著看著你，我竟然又燃點起一絲希望，覺得你也不是不可能再一次扭轉逆勢，撐到天明，而且我們不是約了第二天早上要去覆診做針灸嗎？我的不捨是自私的，我的希望是狂妄的，而你那麼平靜，好像要讓我明白，燈亮燈滅，無可奈何，但也不過如此。

現在回想，希望當時你其實已經沉沉睡去，再沒有痛苦了。也許當時你已經解脫了，從天使的角度在看我的依戀，我的妄想，我的悔改。這四年半來，病情起起伏伏，你撐了那麼久、受了那麼多苦，都是因為我們不捨。一年前癌症復發，這次已經擴散了，上次為你動手術的醫生看著超聲波報告搖頭說，「是時候讓他走了。」我們站在那裡，嚇呆了。你被放在醫生的治療桌上，冷冷冰冰的不銹鋼，四邊空空蕩蕩的，你最不喜歡了，每次都發抖，撒嬌要我們抱，我們就倚著桌旁摟著你。醫生憑著的是經驗和數據，看到的是血肉之軀無法戰勝病魔的事實；我們執著的只是對你的愛和不捨，看到的只是你眼中那一點倔強，那一絲留戀。那天開車帶你去診所，你精神不錯，走起

路來不像病危，對周圍的事情也還感興趣，很難想像專業的判斷是應該在這個時候叫你合上眼睛，令你的心臟停止跳動。我們追問醫生各種無知的問題，醫生也很有耐性地回答，但所有的答案只是迴響著肉體的脆弱和醫藥在最後關頭的無能為力。也不知道糾纏了多久，醫生淡淡地說了一句，示意我們也可以再試試化療，我們就好像溺水的人抓到了救生圈，第二天便去看醫生、訂藥，不到三天已經開始療程。東山再起的癌魔，勢如破竹，你的身體在頭大半年還奮力抵抗，到了最後三個月就只是捱打。我們令你受太多苦了嗎？我們應該聽從醫生的意見，一早替你了斷嗎？夜深，我可以思索的事情很多，但我的腦海一片空白，只是想抱著你睡到天亮，大概心底希望一覺醒來這一切都只是一場噩夢。

這時，你吐了，連吐了兩小灘深褐色的液體。因為你生病時也不時會吐，我們已見怪不怪。我說了聲，笨笨，沒事的，便跑去拿毛巾替你清理。我還在替你抹嘴，這時你四條腳像伸懶腰那樣往後一伸，然後你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氣，一切便靜止下來了。我小時候有一個音樂盒，盒子上有一個跳芭蕾舞的女郎隨著音樂轉呀轉。漸漸音樂慢下來，依依呀呀，越來越慢，好像隨時那個音符都可能是最後一個，芭蕾舞女郎斷斷續續地轉，終於就卡在某一個音符再轉不動了。音樂盒裡盛載著一卷生命，轉到最後，最後一絲也抽出來了便曲終舞落。

你就這樣走了，宇宙來不及嘆一口氣，你就從有變成無。我抱著你，叫你，眼淚漣漣而下。其實，從病發到緩解到復發，你已經用了四年半的時間去令我一步一步接受與你終須一別的事實；你強忍痛楚帶著尊嚴和謙卑走畢全程，令我感受到生命和死亡交替之間的仁與不

仁，無常與規律。你在最後幾個月身體一定已經很難受，最後這一段路也走得不容易，但至少你可以在自己家裡，躺在自己的床上，聞著熟悉的氣味，盡自己最後一點力呼出最後一口氣，也算是壽終正寢，比起要打針強行把你送走，你的勇敢免卻了我另外一種痛苦。以前你追花貓，牠們一骨碌爬上樹，你就只能在樹下乾焦急。現在，希望你辛辛苦苦翻過了生命盡頭這堵牆，乘著永恆的風可以遠飛了。親愛的笨笨，再見了。

那天是5月13日深夜，14日清晨，1314，一生一世。我抬頭看看鐘，時間是三點三十分。我從小學到中學都是三點三十分打鐘放學的，笨笨，鐘敲了，你也下課了，一級榮譽結業了。

澤。

你走的那天，天氣好得叫人難受，蔚藍的天空，柔白的雲花。我先回家送兩個小女孩上校車，打了幾個電話安排事情，然後去花店買了一束白玫瑰。我斷斷續續地哭，隔著眼淚看天，覺得每朵白雲都像你，我看見你在天上拔腿奔馳，追小貓、追小鳥，兩隻耳朵像翅膀飛揚，就像以前一樣。

早上十一點多，平常就是這個時間去媽媽家為你餵藥、打點滴，今天我只能把花放在你身旁。我看著掛在牆上那袋生理鹽水和那條管子，感到莫名的失落。一年多前，除了癌症復發，醫生在替你做完第一次的化療時，還發現你的腎功能很疲弱，各種毒素已經飆升至危險的水平，需要立刻留院打點滴，如果這樣也不能排走體內積聚的毒素就隨時沒命了。做完化療，我們本來準備接你回家好好照顧你，沒想

到你要留在醫院，被困在籠子裡，身上插著管子，樣子可憐兮兮的。我們只好把你的床舖和家裡的飯菜拿到醫院給你，輪流在指定的探病時間去看你。你有點虛弱，又不喜歡被困在那裡，一直都不肯吃東西。第二天清晨五點多，我開車穿越獅子山到太平道看你，一路上心裡又難過又焦急，怕你已經撐不住了，怕你以為我們不理你了。在醫院住了兩個晚上，醫生說情況有進步，勉強讓你回家休養，可是一星期後覆診，體內毒素的指數又打回原形。醫生說，「總不能把他長期關在這裡打點滴，你們想帶他回家就要替他在家裡注射皮下水，每天兩次，每次兩百毫升。」

腎衰竭，人可以洗腎甚至換腎，動物就只能注射皮下水 (subcutaneous fluid)，把生理鹽水用針打進脂肪和肌肉之間的空隙，讓身體吸收多些水份把毒素沖走。那位獸醫助理，一邊告訴我她是怎樣替她的小狗打了半年的皮下水，一邊教我怎麼把針和管子連接到鹽水袋，怎麼拿針，怎麼抓起你後頸的皮肉找下針的地方，怎麼避免戳到血管或肌肉。我站在那裡，臨危受命，心直往下沉，完全沒有信心可以做到。那位助理捉住我的手，把針戳進你的背，向我點點頭，然後交給我十袋鹽水和一大盒針，我們就抱著你和那續命的水回家了。

我拿著那根針像準備登陸月球那樣緊張，第一次針竟然戳進去了，水開始流了，可是很快你就發現不對勁，怎麼背後插了一根針，而且皮下涼涼的，還漸漸漲起來。你當然不喜歡，用力一甩就把針給甩了出來，鹽水噴得到處都是，你背上的傷口也流血了。我一邊為你的傷口止血，一邊去抓住那根針，而你受了驚又想躲，混亂之中我的手指被針戳到，我也流血了。別看它又細又短，跟一根較粗的縫紉針

差不多，那可是一根非常鋒利的針，而且針頭的形狀如一支削尖了的矛頭，直指著目標。我光拿著它已經發抖，現在給它刺了一下，指頭上清脆利落被割開了一道血痕，那痛不是在我的指頭上，而是疼在你的心裡。

我很害怕打針，連看都不敢看，現在竟然要每天操刀，可是為了你，我是願意硬著頭皮去嘗試的。但是經過第一次兩敗俱傷的失誤，你從此一感到我摸你的頸背就開始反抗，把頭扭過來咬牙切齒不讓我弄你，甚至看到我手裡拿著甚麼向你靠近，就垂著尾巴去找地方躲起來。而我，就算勉強把你捉住了，找到那個所謂皮和肉之間的空隙，就是下不了針，有幾次針算是戳了小半截進去，但你一叫或一抖或一縮，我就立刻又把針拔出來。有多少個晚上，我和媽媽兩個人，一個捉你，一個拿針，從小床到沙發到餐桌，糾纏了幾小時還是打不到水，把你累壞也嚇壞了，我們都忍不住哭了。我打電話問診所的護士怎麼辦，上網看示範注射皮下水的影片，重複又重複定格看人家是怎麼把那根針戳進去的，再抓起自己手臂上的皮去模仿，試過用你喜歡的食物作餌，騙你一邊吃一邊打水，試過趁你睡覺的時候做，試過開著電視做，可是都不成功。我們只好抱你回診所讓護士替你打，你的樣子委屈死了。那幾天，我一閉上眼睛就看到那根針，可是我的腦袋、手和心就是沒有辦法把那根針連接到你的身上，供給你急需的水份。最後幫我克服這個障礙的是網上一位加拿大獸醫親自示範打皮下水的影片，他的分享不像別的獸醫那樣死板和教授式，而是配上節奏輕快的音樂，一開始先介紹他家的老貓，交代了病歷，說明為甚麼需要打皮下水，然後語重心長地說，主人一定要相信打水是為寵物好，一定要明白打水是為

了保命。

我心裡的糾結給他一語道破。我一直抱著對不起你的心，那愧疚阻礙了我與你並肩作戰的決心和勇氣，令我無從入手，畏首畏尾，也害了你。你一歲的時候來到我們家，成了我們家庭的中堅分子，更成了我的心肝寶貝，就算後來我結了婚，搬到隔壁住，基本上仍是我照顧你的。我在赤柱海邊拍結婚照，你也來了，搶盡風頭。那幅你在長堤上跑，四腿離地，耳朵飄揚，笑意滿臉，我們在後面追著你，多麼完美。那是 2010 年，你已帶領我們走過十年的快樂日子了。大女兒出生後，我手忙腳亂，加上要唸書，少了時間精神照顧你，而你也十歲了，活力有點下降，有時候帶小女孩去看你，你很歡迎但已懶得跟她玩。慢慢，去看醫生、做定期檢查都是媽媽帶你，甚至買狗糧和零食這些一直由我負責的事，我也顧及不了。我其實很內疚，但看媽媽把你寵得胖嘟嘟的，我只好告訴自己一切安好。2013 年 12 月中旬，我挺著大肚子完成了博士論文答辯，正準備過一個輕鬆愉快的聖誕和生日，迎接小女兒的來臨，醫生確診你得了癌症，而且是一種非常兇狠的癌。我整個世界垮了，半夜驚醒坐在床邊痛哭，心裡充滿恐慌和內疚，自責要是有細心照料你的飲食，就不會令你生病，更心痛你好像知道我忙，一直等到我的工作告一段落才發病。

醫生解釋了手術的危險性和各種可能的副作用，在我生日那天為你開刀。我們遇到頂尖的外科醫生，手術順利完成，長在肛門腺的腫瘤割了，旁邊的淋巴結也切了，連膀胱石醫生也替你清除了。你留院兩晚，趕及在大除夕夜回家，而且康復得不錯，竟然大小便都沒受影響，我們喜出望外。下一步就是化療，徹底

消滅可能已經入侵了身體的癌細胞。我們考慮了很久才決定做化療，主要是擔心你承受了化療的副作用卻沒有太大的得益。有一份報告指出你這個病，沒有做化療的狗狗平均可以再活一年，而做了化療的是一年半。需要四個月完成的療程，最後只能換來六個月的生命，我去問醫生這些數字到底甚麼意思，他說這些平均數只能用作參考，意義不大，因為當中有活不夠一年的，也有昂然衝破一年半的，而你已經十三歲半了，雖然腫瘤算是發現得早，但病情的變化沒法預計。醫生看了看你，又加了一句，「況且，可以活到十五歲已經很不錯了！」這句安慰的話，聽在一個憂心如焚、懊悔難拔的人的耳裡，竟像是算命師傅所說的劫，而我贖罪的方法就是化解這個劫。

於是，我挺著大肚子進出診所，看專科，看中醫，上網找資料，為你找一個最好的方案。最後我們決定在原本的診所做化療，每三星期打一次藥，總共五次。你在小女兒出生前不久進行了第一次治療，我們十分緊張，幸好你的反應比預期好，只是胃口有點影響。有一次打完化療藥媽媽帶你到診所驗血，怕白血球會降得太低。醫生拿著報告左看右看，開玩笑問你是不是真的做了化療，怎麼一點副作用也驗不出來？因為我臨盆在即，而化療的藥是有毒的，所以我不能陪你去診所，也暫時不方便照顧你的起居飲食，我只好上網看別的狗狗抗癌的故事，訂了雲芝和其他草藥幫你在完成化療後繼續抗癌。於是，農曆新年伊始，小女兒呱呱墜地，你繼續沉著應戰。醫生說這種癌會隨著腹腔往肺部攻去，因為復發的機會很高，我們一直留意你的呼吸，你一咳嗽就如臨大敵，也聽從醫生的吩咐，完成療程後，定期回去檢查、驗血、照超聲波。而且從那個時候開

始，我們都是煮新鮮的肉和蔬菜給你吃，不再讓你吃狗糧了。看你吃得津津有味，我們欣慰萬分。你恢復元氣，街上還不時有人讚你帥，小孩子也來逗你玩，漸漸我們就放鬆心情，沒有再一天到晚想你生病的事了。如有神助，你平安度過了三個年頭。

2017年3月，大女兒考小學的艱巨工程剛完成，大家都滿懷喜悅期待她9月穿上校服揹著書包上學去。我還記得，我那陣子整天都哼著電影Lalaland裡男女主角在紫藍色的晚霞下跳舞的那首歌，自我陶醉在渺渺雲間的夢幻浪漫裡。臨近復活節，醫生在檢查時摸到硬塊，就正正長在原來的地方，比上次的大，而且已經擴散了。美夢乍醒，噩夢再臨，那快樂的旋律再也哼不起來了。我氣自己天真，竟然以為逃得過，我罵自己愚蠢，沒有防範癌細胞會大搖大擺在上次兵敗的地方重振旗鼓，我更怨自己過去三年忙著帶孩子沒有多些陪你。

但這一切的懊惱悔疚是無補於事的。我看了那位加拿大獸醫的影片，看他把打皮下水演繹成一件幸福的差事，我突然想通了。我不該把打皮下水視為一種懲罰，我要抱著正面樂觀的態度去打水，聲線和動作都要輕鬆自信，而且我要剛柔並用，慢慢讓你明白這水能讓你舒服一點，這一點痛我們不怕。於是第二天，我把自己當成是聖誕老人要來派禮物給你那樣，心中打著輕快的拍子，把你抱到熨衣板上，用毛巾輕輕裹著你，讓你有安全感，針先藏起來不讓你發現，然後一邊拍你的頭，揉你的背，跟你說話，一邊找下針的位置，跟著義無反顧地把針送進皮肉之間的空位，終於順利替你打了水。你當然仍不喜歡

給人戳一針，但你大概覺得既然我好像非常熱衷這件事，你也只好勉為其難配合一下，到後來你乾脆就趁打水的十五分鐘時間打個盹。於是往後一年多，我每天來替你餵藥和打水，這也是你的安排吧，在最後的日子天天相見，好讓我日後少些遺憾。

那一年，我日夜為吃藥和打水操心，每次忙乎一輪，直至水開始流了，我才鬆一口氣坐下來。那一年，我每天坐在你身旁，看水一滴一滴流進你的身體，洗滌你疲憊不堪的身軀，慰藉你力不從心的志氣。那涓涓水流，緩緩絡絡，無聲無息，卻蘊藏著生命的原形和無形，萬物的本，起滅的環，只是浩浩長河，浮浮眾生，從何而來，往何而去呢？

那鹽水袋掛在牆上的「福」字月曆前，我抬頭看那水，低頭默念，但願上天的眷顧可以再霖澤我倆多一會兒。

照。

呼天搶地，你也不會回來了。眼淚流乾，聲音喊啞，天不動容，地不憐憫，重如殞石的恨，在心坎破開一道無法修補的裂口。從此沒有你了，想摟你在懷中，揉揉你的耳朵，摸摸你的頭，想和你在一起，像往昔那樣靜靜共度時光，你的氣息在我的手心，我的呼吸與你相連，從此卻只剩空空的籠子和冷冷的骨灰罈了。

如果說你走了，那麼你走去哪兒了？小女孩問，天上？可以坐飛機去找你嗎？那裡有醫生照顧你嗎？為甚麼那個地方只有天使才能去？其



掛在「福」字月曆前的生理鹽水袋

實，我也不知道，真的有這麼一個地方嗎？我怕的是，你已經不在了，哪裡都不在了，不在天國，不在彼岸，不在彩虹橋上，不在小恆星上，不在雨後灑落在葉間的陽光裡，不在秋夜淒淒涼涼的風聲中，而是哪裡都不在了，沒有化蝶，沒有入夢，像在時空的運算中歸於零，然後颯一聲消失得無影無蹤，留下我漂零落泊，思念無處寄。

我坐在沙發上，呆呆地看窗外的山。小笨，你到底在嗎？

想你的時候，都是躲起來哭，躲在車子裡或浴室裡，不想兩個女兒看到，但是其實她們都知道。我們目送善終公司的車把你帶走，過了兩小時，我還打電話去問你抵步了沒有。那天晚上，心緒不寧，你從來沒有這樣離開我們去一個陌生的地方。我大概流眼淚時說了一句不忍心你睡在一個冰箱裡，怕你冷。大女兒那晚臨睡前對我說，「媽媽，你知道嗎，他們每天都會把笨笨抱出來幾分鐘讓他歇一歇的。」過了幾天，開車經過我們一直光顧的寵物店，其實在對面馬路，而且中間有遮擋，但就是看到了，那刻就像有一把刀伸進心裡切掉了一塊那麼痛，因為沒有了你，我也沒有了我這十七年來作為你的看守者的責任和榮耀，這十七年來為你掛心，為你奔波，這幾年為你買藥，化療後找合你胃口又有營養的零食，這一切忽然都事過境遷，煙消雲散，與我無關了。頃刻我已眼淚直流，但我沒有哭出聲音。這時小女兒在後座說，「媽媽，我也很想笨笨。」我回頭看她，一滴眼淚像珍珠一樣滑下那小臉頰。

火化前，你睡在小籃子裡，旁邊圍著我們寫給你的祝福語和花，還有你的一個玩具和一件小外套。我用電話播放《奇異恩典》和小女孩唱的《放學歌》，是她們幼兒班時每天放學

前唱的：叮噹叮噹叮噹，放學鐘聲響，今天說聲再會，明日再相見。天真的童聲，只令人更難受。我們逐一和你道別，我剪下你的一束毛留念，然後工作人員說，「時間差不多了。」那天剛好是佛誕，離母親節八天，我第一眼看見你安詳地躺在籃子裡，就像在熟睡，我不自覺地笑了，我覺得我終於可以把你接回家了。可是火爐前，我可以怎樣呢？大限前，我難道反抗、拒絕？最後，我沒有看他們把你送進火爐那一幕，之後也沒有進去看你的骨灰。

往後幾個月，每天都躲起來大哭一場，喊你的名字，起於思念的眼淚，止於絕望的抽噎。你生病時喜歡吃一種法國鵪鶉，要特定那家超級市場才買得到，也不便宜的，我每次去都一口氣買五、六隻，連店員都認得我了。可是你走了的大半年，我連那家超級市場都不敢去，不只是怕觸景傷情，而是怕掉下那懸崖會粉身碎骨。在街上看到別的狗狗，反而不會太難過，因為牠們都不是你，但有一次蹲下來摸一隻金毛尋回犬的頭，我的手一開始做那曾經熟悉的動作，大拇指在前額輕輕打圈，眼淚就止不住了。

春夏秋冬，日子還是會過去的，眼淚也是會流乾的。有一天，小女兒忽然對我說：「媽媽，你很久沒有哭了。」我靠密密麻麻的大小事情填滿了我的心思，只有偶然間的半刻空檔，心神沒有寄託，思念才會來襲。不再呼天搶地，思念繞回前塵往事，光影粼粼，笑語盈盈，卻已生死兩茫茫，但淚眼中又彷彿看得到你。突然會記起，你平時雖然很威風，但在陌生的地方，或是遇到比較厲害的狗，你一覺得勢色不對，也不理我準備好沒有，就會一骨碌跳進我的懷裡，而每次我都很有默契地接應你，把你緊緊抱著。如今生死永隔，那麼我們

之間這份情誼，還有靈犀相牽嗎？小笨，你還在嗎？我該往哪裡找你？

一個深秋的晚上，風涼雲淡，你來了。就在我眼前，那麼明確，那麼亮麗，我正伸手要把家裡陽台的玻璃門拉上，你就出現在陽台的地上。你不再是以前的模樣，而是一隻小小的恐龍寶寶，胖嘟嘟的很可愛，低著頭好像候命那樣，背上有雙小翅膀。我看到恐龍寶寶那一刻，既驚又喜，覺得天外來客很神奇，還滿心歡喜想要告訴小女孩，說有天降使者要來保護我們了。誰知緊接的下一秒，心一抽，鼻一酸，我就大哭起來。笨笨，我知道你回來了，我看見你了，我找到你了，你就在這裡，就在我眼前，那麼真切，那麼親密，但我也同時明白，從此以後，我們就只能重逢在靈光照應的剎那間了。你來作最後的告別，離開前留下一個記印，與我相約，星塵流旋，滄海乾坤，我倆之間，情仍相牽。

大女兒那年學校有一篇課文是講一個怕黑的小男孩，有了一隻玩具恐龍陪伴後，晚上就敢自己睡覺了，而小女兒有一次在快餐店吃兒童餐，換了一隻小精靈皮卡丘的小玩具，看我喜歡就送了給我，放在書桌上。所以這隻恐龍寶寶，天外來客，會不會是我一廂情願想像出來的呢？也不是不可能，可是想像的怎麼會那麼真實，那麼動人，那麼不言而喻呢？而且那刻我的腦袋是空白的，只是覺得眼前一亮，就親眼看見恐龍寶寶了。也許這是顯靈，也許這是蒼生之間的感應，也許這是思念，但無論怎樣，電光石火之間，可以和你打一個咫尺天涯的照面，已於願足矣。



你十歲生日，西貢。

你哪裡都不在了，只在我心裡。縱然我仍然多麼想可以再抱抱你，再親親你，再感受你在我懷中的親近和實在，縱然沒有了你的空蕩，永遠無法彌補，但無論多麼不捨，也要放開懷抱，不再恨了。可是有一件事，我始終放不下，就是你病重時，是不是讓你受太多苦了，是不是應該聽醫生說早點送你走。我做錯了嗎？你生我的氣嗎？我每次想起你以前胖嘟嘟的，最後卻瘦得叫人心碎，而我只能眼白白看著你一直瘦下去，那種悲痛和內疚就湧上心頭。執筆時，正是7月，是你生日的月份，以前每年都會買一個芝士蛋糕，點幾支蠟燭，然後為你唱生日歌，你小時候還替你戴一頂生日帽子，你只要有蛋糕吃也不管我怎麼裝扮你。這個7月，追溯往事，難以釋懷，奇怪的是耳邊總是響起同一首歌，縈繞不去——起初是小女兒學鋼琴的曲子，接著是大女兒學校年終音樂會的壓軸曲目，最後是在一齣電影裡一位小男孩唱給女主角聽的歌曲，走不出喪母之痛的女主角聽完抱頭痛哭。這首歌叫《紅河谷》，旋律耳熟能詳，但我從來沒有注意歌詞，這次我聽到了，原來唱的是離別：

聽說你要離開這河谷了

我們捨不得你明亮的眼睛和燦爛的笑容

你像陽光照亮了我們這一段路程

你走了把陽光也帶走了
當年，因為你的忠心和耿直，要愛就愛，該恨就恨，我們一個零零落落的家，由你帶領，走出了陰谷，迎向陽光，重拾勇氣和歡樂。你也許不知道，我每次回家，你擺著尾巴在門口迎接我，風雨不改，給我多

大的快樂。你也許不知道，我和你躺在草地上吹風，看白雲蒼狗，看你那麼悠然自得，我也學會了舒懷。有了你，我發現了一種不需要言語、不需要理解、不需要因由的共處共度；有了你，我明白陽光的溫暖就是活著的可愛。你走了，我的世界崩了一塊，永遠地缺了。我怪自己沒有好好保護你，我怕你不明白我多麼愛你。也許，這首歌就是你要告訴我的，也許，這是在找的答案：

若你愛我就在我身邊多坐一會

不要急著道別

請記住紅河谷

和那個真心真意愛你的女孩

因為愛所以依戀，因為愛所以承受，相伴至最後一刻，帶著痛苦和倔強但也帶著功德和榮耀。這一切，都出自愛，無人能及的愛。

曾經緊緊抱著，如今空餘思念，但這份愛的重量，已圓滿此心。

2019年9月14日

中秋節翌日完稿